



曙光拾贝 >>

幸福着，在路上

——南迦巴瓦峰朝圣记

◆温中实验学校 徐丽萍

进藏第三天的清晨，晨光尚未苏醒，我们已踏上了通往南迦巴瓦的路。这条路，本就是旅人的圣经；而通往神山的路，更是一卷需要用灵魂去阅读的经文。沿途叩拜前行的藏民，无论男女老少，都用身体丈量着信仰的尺度。

山脚下，雅鲁藏布江江水湍急，裹挟着远山的秘密与雪域的魂魄，义无反顾地奔向远方。立于江畔，人会不由自主

地沉静下来。江岸两侧，青稞田如碧绿的阶梯，错落有致地铺向山腰，藏式民居散落其间，炊烟与山雾交融，模糊了天地界限。

仰望望去，南迦巴瓦峰依然隐于厚重的云幕后。即便未见全貌，那股横亘天地的威严已扑面而来。云雾流转间，偶尔撕裂一道缝隙，露出底下黝黑坚毅的岩壁和其上亘古不化的冰雪。那白色并非柔和的纯白，而是一种带着金属质感的、冷峻的白，是历经无数风霜雷电后沉淀下来的沉默之色。在这原始的自然伟力面前，人类用钢筋水泥铸就的骄傲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

午后时分，天空倏然澄明。原本氤氲笼罩的主峰开始褪去面纱，金色阳光泼洒而下，整座雪峰仿佛从内部被金色的火焰点燃，由顶尖迅速向下蔓延。冰冷的白色瞬间化为灼目的金红，辉煌、炽烈，宛若天庭熔炉般倾泻人间。这就

是“日照金山”的奇观！光线被赋予了生命，在嶙峋的山脊上流淌，将南迦巴瓦锻造成一柄真正的、燃烧的长矛。

然而，辉煌的顶点往往也是逝去的开端。金色最盛之时，光线已悄然减弱。犹如盛极必衰的宇宙法则在此微缩呈现，顶峰的金芒渐次褪为橙红，再化作柔和的玫瑰紫，最后，所有绚烂都沉入一种安详的、蓝调的青灰之中，神山重新回归沉默的雪山。

我伫立原地，心中并无失落，反被一种巨大的明澈充满。日照金山之美，恰恰在于它的瞬息万变。因其不可停留，方才成就永恒。这幕天地大戏，每日都可能上演，却从不承诺必然出现，更绝不重复。它不眷恋我们的惊叹，也无需我们的铭记，只是自在自在地演绎着，见或不见，全凭缘法。

回望山脚，雅鲁藏布江依旧奔流，仿佛携带着雪水融金的余温，从容东去。江水与山峦，一动一静，一个执着向前，一个永恒屹立，宛如宇宙间两种生命形态的完美展演。

踏上归途，恍惚间仿佛携走了南迦巴瓦的一粒微尘。我深知，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时刻，仍是脚下的平凡之路，是那不舍昼夜的江流。我们穷尽一生追逐的幸福，或许从来不在某个遥远的终点，而在通向光明的过程之中：在朝霞染红经幡时的悸动里，在雪水汇入江河时的欢歌中，在双脚丈量大地时的充实间。正如朝圣者步步叩首的虔诚，重要的不是跪拜的次数，而是那份与天地对话的赤子之心。

故而，幸福从来不在远方，而在路上。重要的并非抵达，而是保持行走的姿态，让灵魂始终走在通往光明的路上。

秋苇辞

◆大溪四中 卢群芬

深秋的午后，阳光像一盅温得恰好的酒，未饮人先醉。约上几位好友前往八份湿地公园来，像是去赴一个等待了一整年的约。

转过民居的刹那，湿地便如一幅流动的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。大片的芦苇在风中摇曳，一直绵延到天边。白色的芦花随风起伏，在阳光下泛着银光，整片湿地仿佛铺上了一层柔软的云。深吸一口气，秋天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涌来，草木清香沁人心脾，仿佛每一个毛孔都染上了芦苇的芬芳。

过桥。左转。走近。每一步都踩在画里，每一次转身都是另一番天地。“芦苇与碧水相映成趣，真是如诗如画！”同行的季赞叹。“一步一景，令人心旷神怡。”林也说，“要是带着孩子们在这里捉迷藏、嬉戏玩耍，该有多好！”是啊！这样的美，该让孩子来学一学芦苇的姿势——在风里弯腰，却不折断；在水中立身，却不沉溺。

此时的芦苇已换上金黄的外衣，像把整个秋天的阳光都吸进了茎秆里。碧水河畔，不时传来阵阵鸟鸣。这片广阔平坦的湿地已成为周边水鸟和候鸟的天堂。它们嬉戏玩耍，与蓝天、白云、芦苇、游人共同构成生机勃勃的湿地美景。偶尔有鸟儿掠过，惊起一片芦花，纷纷扬扬，恍若梦境。几株特别

高大的芦苇，沉甸甸的穗子不知收藏了多少露水与星光，承载了多少岁月的故事。风萧萧中，它们倔强挺立，诉说着生命的顽强。

“芦苇是湿地的魂。”老人这么说。我相信。它们记得每只水鸟的羽翼，记得每条游鱼的轨迹，记得那些曾经在田埂上行走的脚印。夜深时，仔细听，能听见它们在交换记忆——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。

我总以为，芦苇是植物界的隐者。不争沃土，不择境际，但得一泓清水、半湾沙地，便能安然立命。花开时，不过素白一抹；叶黄时，也不过淡金一片。可偏偏是这素朴的存在，让整片湿地忽然有了呼吸。它们在风中的低语，说的或许正是生命最深的智慧——柔韧地活着，本就是天地赋予的本真。

夕阳西下时，每根苇秆都镶上了暖金色的边。我们挥手作别，而芦苇还将继续站立，从苍翠到枯黄，自枯黄后复归新生。忽然明白，我们不过是它漫长生命里偶然经过的客人，而它，才是这天地间静默而永恒的主人。

风又起了，芦苇的私语渐行渐远，那声音里，有千年前《诗经》的回响，有百年前渔人的欸乃，还有刚刚——我们留下的、轻轻浅浅的足迹……

方特后遗症

◆九龙学校栖溪校区 刘新文

秋游回来，我不幸染上了方特后遗症，病情严重，无药可医。

症状一：银根紧缩，入不敷出。为了出游潇洒些，我向老妈预支了好几个星期的零花钱（她已记在小本子上）。预交款说好是全包，但园区内有些项目仍需自费，加之里面的吃食奇贵，外面十几元的三鲜面，进了这里摇身一变，价格立马翻了四倍。看着这些林林总总的价格表，顿觉手上的钞票像是津巴布韦币。羡慕别人出手大方吃这个玩那个，我不争气地也凑了过去。没多久兜里就见底了，我仔细检查了好几遍，一直疑心口袋是不是有个漏洞。没钱的日子怎么过呢？我试着向几位好友发行债券，然而同是天涯沦落人，他们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呜呼，无法可想！

症状二：疲惫不堪，万事无趣。方特之行，不仅费钱也费体力，园内兜兜转转，爬上爬下，虽说当时的兴奋麻醉了全身，没有察觉，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这下好了，回到学校才醒悟过来，我有半个人还留在方特，而另外二分之一扛起了所有。到了教室，我瞬间瘫坐在位置上，全身乏力，仿佛大病了一场。晚餐时间到了，往日我是一马当先，所向披靡。可今天肚子分明是饥肠辘辘，然而见了爱吃的鸡米花，我那条件反射系统好像哪里出了问题，一丁点儿食欲都激活

不了。唉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回去晚自习吧，摊开作业本，我的天啊，那些往日熟悉的公式、字母仿若不曾相识，一个个似乎要问客从哪里来呢。

症状三：精神恍惚，恶梦连连。好不容易熬到自修结束，回到家洗漱完毕，美美地躺在床上休息，原本是希望早点入睡，做个好梦。孰料整个人像是打了兴奋剂，一点睡意都没有。喝牛奶，没用；背单词，无效；只好闭上眼睛数羊了。数呀数，数呀数，羊是数了千千万万，可脑袋愈来愈清醒，白日里那点糟心事全部涌了上来，历历在目，抹也抹不掉。无奈之下，只好起身来刷题。数学刷了刷科学，再把《孟子三章》背了吧，当背到最后一句“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”，我终于隐约见到了周公，他一招手，我便晃悠悠过去了。不睡也罢，一睡全是噩梦，梦里的三鲜面5000元一碗，我吃了钱不够，最后被老板拎起扔出门外；梦里的过山车没完没了，末了突然停电，我们一车人竟然倒挂在轨道上，哭天喊地无济于事，后来含着泪醒了。

亚圣说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”秋游回来，我愈发觉得上天就是方特。

（注意该文章模仿学生口吻）